

黄炎培的教育发展观摭谈

曹华清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在其毕生的教育实践中,孜孜探索的重心是职业教育,而贯穿这一实践始终的灵魂则是他的教育发展观。黄炎培在深刻批判近代教育有悖于个体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提出教育不仅要根据实际分层分类促进个体的天性、智能、情感全面和谐地发展,而且要使人人通过受教育懂得并能肩负起社会发展的责任,同心协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黄炎培的教育发展观是立足于现实的发展,是实实在在地解决个体、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最基础问题的发展。其发展观对于解决今天的新农村建设问题、中等教育多元化问题、人才培养浪费问题等均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黄炎培;教育发展观;个体发展;国家和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2-0200-05

黄炎培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其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可谓成就卓著,独树一帜。在他一生筚路蓝缕、呕心沥血探索中国教育前进道路的过程中,如果说职业教育是他实践的重心所在的话,那么,贯穿于这一实践始终的思想灵魂则是他的教育发展观,即以教育促进个体的发展,以教育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

一、黄炎培的个体分层分类的发展观

以教育促个体发展,这是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然而,发展的内涵是什么,怎样才能有效发展,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就见仁见智了。中国古代的教育也讲求促进个体的发展,它是让个体通过接受教育,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逐渐步入士人阶层。换言之,中国古代的教育发展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为了培养耻谈稼穡、羞于言利的士人。在古代传统的教育模式下,优者入仕,为官为吏,利用满腹诗书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次者不能为官为吏,则授课乡间,承继为圣为贤教育理念的香火;等而下之者,则由于不谙、不屑稼穡而穷困潦倒。这种教育下的个体发展在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已经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发展,本质上则是个体发展的畸形、落后。

黄炎培在1902年的南洋公学集体退学风潮

后,开始了他探索中国近代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这一时期正是传统的科举教育备受诟病并走向末路、西学盛行的时期。黄炎培通过对江苏教育状况进行实地考察,深感尽管科举已废,但流毒仍存,法政学堂的盛行即可见一斑。当时法政教育是“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1]，“法政学校成了变相的官吏养成所”^[2]。普通教育中脱离实际、脱离学生发展的现象比较严重,“其(教师)心目中不离乎教科书、课程表,即一年中所教者,亦不外乎此。若是者,余以为忘本义、失真意也”^[3]。教育的结果一方面“多数儿童,未入校前,伶俐活泼;既入校后,日渐呆滞……近其视也,屈其背也,又弱其身体也”^[3],另一方面,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批“高等游民”,他们“所受学校教育之岁月愈深,其厌苦家庭鄙薄社会之思想愈烈,扞格之情状亦愈……即以知识论,惯作论说文字,而于通常之存问书函,意或弗能达也,能举拿破仑、华盛顿之名,而亲友间之相互称谓、弗能毕诸书也;习算术及诸等矣,权度在前弗能用也;习理科略知科名矣,而庭除之草不辨其为何草也,家俱之材不辨其为何木也。此共著之现状固职教育者所莫能为讳者”^[4]。显然,这样的教育难以有效地促进个体的发展。黄炎培在深刻批判当时教育有悖于个体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系统阐述了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和职业教育主张,从中我们也

看到了黄炎培独特的以教育促发展的思想。

教育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是迄今我们仍在强调的发展内涵之一,黄炎培当然也很重视这一点。他在细察清末至民国初年教育的重重沉痾时,即呼吁“改正之法,莫如将所有修身、国文、地理、历史、图画、手工、唱歌等不为拘泥,只在被教育者身上尽谋发展之法……先当问教育何以必要,则以无教育,世界不能进步。是故教育者,促其进步也。人生无教育,一任自然,所具本能竟可消灭”^[3],真正的教育应当是通过教育使学生“‘耳聪目明’、‘说话清楚’、‘思想灵活’、‘动作敏捷’,方可谓‘以学生为本位’之教育。……于施教时,注意儿童之脑、之耳、之目、之口,不在书上、读书上;考察成绩,不在几分、几分,而在发达其能力果有若干也”^[3]。言辞切切,所体现的正是黄炎培对于教育促进个体天性、智能、情感发展的殷殷情怀。在职教社成立5周年之际,黄炎培特别强调职业教育不仅要受教育者掌握一技之长,更应“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志、优美之感情”^[5]。由此可见,黄炎培关注通过教育所带来的个体发展是全面发展,是和谐发展。

然而,黄炎培对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认识的最突出特点不在此,而应该是他的个体分层分类的发展观。

黄炎培明确提出,教育应当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有业和乐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不同层次。使“无业者有业”是要解决个体发展的最基本问题——生存问题,为了实现无业者获得职业、解决生存问题的理想,黄炎培力倡创办并推广职业教育。以“为个人谋生之准备”^[6]为首要目标的职业教育无疑是对传统的“士人教育”及“思想文化精英教育”的反叛。因此,他的职业教育思想遭到了一些人的诋毁,甚至被耻笑、蔑视为“啖饭教育”。对此,黄炎培一针见血地指出:“苟及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6]

没有生存,一切的发展目标都无异于空中楼阁。黄炎培以生存问题作为教育应首当其冲解决的问题是切中时弊的。当时的中国,一方面随着欧风东渐,教育近代化的推进,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然而,这些学校既沐浴欧风美雨,又同时传承数千年中国教育万般皆下品的清高、鄙视劳动的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实际,忽视实践练习,结果“青年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者,比比皆是。苟长此不已,教育愈发达,失业者愈多,满地皆高等游民”^[7]。这样的教育于己、于家、于国都不

仅无助于发展,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即是结合社会实际,教给学生谋生的技能。另一方面,20世纪前期,西方世界在工业革命的牵引下,百业进步,“绝尘而奔”,而中国,虽然向西方学习浪潮翻涌,然而,“吾国民思想界不可谓无开拓活动之进步,而独至物质文明,则奄然无生色”^[4],与西方世界的“绝尘而奔”相比,中国是“蛇行而伏”,仍然既弱又贫,许多青年因为“困于生计压迫”而失学,其时的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8]。因此,黄炎培力主发展职业教育,使受教育者获得一技之长,能够从事社会生产,解决生计困扰问题。应当说,黄炎培的这一教育发展目标是切合时代需要的。

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出发来观察黄炎培的教育发展观,不难看到,他的“使无业者有业”关注了个体的低层次需要。一般而言,只有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个体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低层次的需要是最基础的需要。需要具有动力特征,低层次需要的满足有助于促进更高层次的发展。黄炎培的个体发展观并没仅仅停留在基于基本需要的“使无业者有业”。他在总结职业教育社32年的发展历程时,明确提出“有业者乐业”是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之一^[9]。“乐业”超越了生存需要,是技能上的创新、提高,更是个体对所从事工作的积极愉快的情感体验,热爱它,并愿意从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无业”到“乐业”是个体发展的飞跃,是自我实现。当然,由于20世纪前期困扰中国人民的首要问题是生计问题,因此,黄炎培的教育理论及实践也主要着力于这一问题。

二、黄炎培教育发展观的根本点是关注国家民族发展与社会进步

黄炎培研究教育理论,身体力行地进行教育实践,并不只是要解决个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他关注的根本点是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问题、全社会的进步问题。个体发展的落脚点在国家、社会的发展。

黄炎培在倡行职业教育时,提出“职业教育之旨三: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一也;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二也;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三也”^[6]。三个宗旨包括了两个层次的发展目标:最基础、最直接的目标是个人发展上的谋生准备;在个人获得谋生技能后,以此技能服务于社会,从而求得社会的发展进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前提。为此,黄炎培深刻批判了传统教育中脱离社会发展需要的弊端。他曾经考察美国教育,并以美国教育

为参照对中国教育进行深入反思而提出的中国教育取强制、划一，重模仿、惟己问题，至今仍发人深省。其中在对教育的社会责任方面，他指出：“彼之教育，最重公众，而我惟重一己也。试论道德……彼以服务社会为人生最大之责任，我以束身寡过为处世最稳之方针。……试论知识，彼之学成，必尽其所学以用世，故工焉而人给其用，农焉而人仰其食；我之学成，取位号以自娱而已。苟非生事所驱，几不欲有所自效。其汲汲求效者，求自食者也，非食人者也。盖彼之教人，教之克尽其对于公众之责任；我之教人，教之克其对一己之责任。夫人人而尽其对一己之责任，岂不至善？虽然，人人仅尽其对一己之责任，所谓亿万人惟亿万心是也。人人克尽其对于公众之责任，所谓三千人惟一心也。”^[10]从中我们看到了黄炎培对“去社会责任”的“利己”教育的忧心，教育所要促进的发展决不能止步于谋个体发展，满足于个体生存、精神愉悦需要，而是要使人人通过受教育懂得并能肩负起社会发展的责任，同心协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20世纪前期的中国贫穷落后而又多灾多难，因此，黄炎培企盼以教育来救国，来“实现一个民生幸福的社会”^[11]。救国与实现民生幸福正是黄炎培所理想的以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两个层面，其中，“救国”是当务之急，而“民生幸福”是长远目标。黄炎培关注最多的是教育救国。

不同时期黄炎培的教育救国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在20世纪初，黄炎培开始倡导发展职业教育时，他的教育救国落脚于解决社会上普遍性的贫穷问题。他在总结中华职业教育社24年的工作时，提到其办教育的出发点是“想消灭贫穷。吾们深切地感觉贫穷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严重胁迫，一种根本的苦痛。因为想消除这种苦痛，转念到教育的途径上去。由此可见吾们所主张的归趋能在教育方面，而其动机和目的则是‘社会’的”^[11]。黄炎培希望通过教育使民众懂科学、用科学，从而求得百业进步、民富国强、社会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成为燃眉之急，黄炎培因应形势，将教育救国的内涵从解决社会贫穷问题转向国家民族自强问题。他说，“自‘九一八’事发，吾们内心起了极大的冲动，精神受了极大的影响。吾们亲切地看出，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受着种种枷锁的国家，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11]。为此黄炎培呼吁“同学诸君，无论已毕业未毕业，人人须勉为一个复兴国家的新国民，人格好，体格好；人人有一种专长，为社会、国家效用”^[12]，要求职业学校的学生必须认识到摆在我们

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只有大家团结一致，才能抵抗强敌，拯救国家民族。他还教导学生学习东北抗日英雄苗可秀烈士，谨记为国珍重，为国努力。

黄炎培是一个悲悯者，他为民生的贫穷艰辛而忧心忡忡；黄炎培是一个爱国者，他为国家民族的落后挨打而感切肤之痛。因之，黄炎培的教育发展观是立足于现实的发展，是实实在在地解决个体、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最基础的问题。

三、黄炎培的教育发展观在今天的现实作用

时移世易，今天的时代已远远不是黄炎培倡办职业教育的时代。然而，黄炎培关于教育促进发展的所思所行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价值。

（一）以职业教育托起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在2005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新农村建设靠什么？靠留守农村的缺乏知识的“三八六零部队”吗？显然不行！新农村的建设只能靠人才。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教育教什么？黄炎培在《今后中华民众教育的方针》一文中对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有一定的启示，他说：“中华民众教育，必须针对中华广大民众最迫切的中心要求而出发。这要求，就是生活问题，其次才是知识问题，又次才是娱乐问题，都需要从教育上帮助他们解决。”^[13]“仓廩实而民知礼节”。生计、知识、娱乐三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生计问题。“要推广平民教育，定要从他们的生计问题上着手……要解决一切平民问题，定要从职业教育上着手”^[14]。教育应当帮助广大民众解决好衣食住行等生活基本问题，并进而关注他们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

今天，一些边远农村地区还没有根本解决温饱问题，新农村建设应当从最基本的解决生计问题入手，发展切合各地农村实际的职业教育。新农村建设归根结底要靠亿万用知识和技术武装起来的农民去建设。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一方面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都需要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水平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必须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广大农民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要求。

20世纪80到90年代,农村职业教育一度兴盛,各县纷纷设立职业中学,教育界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职业教育实验,如基础教育初中高中阶段实行“3+1”、“2+1”分流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渗透职业教育改革”等。职业教育课程以实用技术为主。但到90年代末,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高校扩招等因素影响,培养农业技术人员的农村职业教育逐渐陷入萎缩状态。2006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恳切地谈到:“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由此可见,各级各类部门都应按照中央的部署,重视农村职业教育,以职业教育来推动农村的发展,支撑新农村建设。重视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和转移就业能力。

今后,我国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在农村。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不仅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也是我国产业工人的后备军,搞好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制订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计划。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要注重多样化、灵活性和实用性。各级各类职业学校都要扩大面向农村初高中毕业生的招生规模。充分利用广播电大、自学考试、远程教育等方式,发展面向农村青年的职业教育。要加强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每个县(市)都要重点办好一所职业教育中心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加强农民工转移就业培训,继续实施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同时,做好在乡务农青年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一五”规划时,要把加强职业教育纳入各级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加大扶持力度,促进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协调发展^[15]。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只有广大农村获得高水平的和谐的发展,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腾飞,才能真正构建和谐和谐社会。

(二)普通中等教育要从实际出发,谋求学生的多元发展

黄炎培在审视民国时期的国民教育时,指出由于受升学率的限制,相当一部分学生在高小及中学毕业后,升学无着,“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生活

也无着(因缺乏生活技能和吃苦精神),成为社会上的“高等游民”。今天,这样的“高等游民”(应称为“中等游民”,因为后面还要说到更高等的“游民”)仍为数不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响亮口号,但当我们检视学校教育实践对这一口号的兑现情况时,不难发现所谓的“发展”就是升学。小学的发展就是顺利升入重点中学,初中的发展自然是顺利升入重点高中,高中的发展则是顺利升入大学,教师教育的中心主题就是“升学”。这样的“发展”观对个体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消极影响。个体而言,在知识和技能层面上,会出现放下书包,一无所有的尴尬;在价值观上,以升学为唯一追求,不屑于甚至鄙视生活能力的养成,于是有高中生如范进般屡败屡考的“不屈”精神,有大学生将小麦当韭菜的笑话,有大学生生活不能自理的痛苦;教育造就的这种个体发展的单一、功利,使中学生一旦升学失利,很难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他们中的一些人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青少年犯罪的增加与此是有关系的。

如何解决这一因不能升学而“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的问题呢?黄炎培提出了三种方法:“依学生志愿,就地方情形,酌授各职业教科,一也;设各种职业补习科,二也;于普通教科,务选授日常生活所必须者,于平时训练,务养成社会服务所需要者,三也。”^[7]此外,黄炎培还强调应在普通中小学开设职业教育和职业指导课。黄炎培提出的方法对我们今天的思考不无启发。

在此,笔者也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在中学阶段开设职业指导课、职业技术培育类选修课,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有选择地学习,以备不能顺利升学时能够顺利进入社会;二是在初中阶段对学生做好分流指导,引导部分学生选择进入职业学校进一步学习职业技能,但要注意引导时要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自主权,不能在引导的旗下强制将一些成绩不良的学生排除在升学考试之外;三是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吃苦教育、职业平等教育。

总之,基础教育阶段结束后,学生的发展应当是多途径、多元化的发展,学校教育要鼓励学生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避免盲目性。温家宝同志指出:“要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如果只有高中和大学这一条‘独木桥’,不仅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很难缓解,还会造成教育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加快职业教育发展,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行

教育合理分流。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的求学愿望,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层次人才和劳动力的需求,也才能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15]

(三) 高等教育密切结合社会实际,为推动社会发展承担责任

70年前,黄炎培说:“一方面青年发生出路问题,一方面国家需要人才,还在发生来路问题。”^[16]7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就业问题在我国是一个不可回避而且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全国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约2400万左右,还有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高校每年的毕业生中有近百万人不能顺利就业;另一方面,许多行业却在为人才匮乏而着急。我国目前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素质偏低和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十分突出。现有技术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1/3左右,而且多数是初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4%。从制造业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看,技术工人短缺,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突出因素。仅广东一省,高级技工的缺口就有300万。

“教育是教育,社会是社会”,教育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状况比较突出。人才过剩与人才短缺并存。人才过剩背后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可能滋生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有悖于教育促进社会发展的任务。人才的短缺又成为制约某些行业发展的瓶颈,并进而制约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与社会实际相脱离,高校专业设置和学生专业选择功利、短视、盲目。

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高校。高校有必要经常性地就社会对人才的现实需求及预期需求展开调查研究,以调研结果为主要依据调整专业设置,使我们的高等教育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义不容辞地担当好为社会培养人才、推动社会进步的作

用。发展职业教育,促进社会就业,普遍提高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创业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把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作为促进城市就业的重要措施,特别要加强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城市就业率。

黄炎培坚决反对“虚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他的教育是实实在在的教育,他的发展是实实在在的发展。这种踏实、务实的教育发展观,相较于时下某些学校喧嚣浮躁、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念,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也是弥足珍贵的。

参考文献:

- [1] 黄炎培. 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J]. 东方杂志,1913,9(12).
- [2] 田正平,等. 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31.
- [3] 黄炎培. 本能教育[J]. 学生杂志,1916,3(10).
- [4] 黄炎培.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J]. 教育杂志,1913,5(7).
- [5] 黄炎培.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J]. 教育与职业,1922(35).
- [6] 黄炎培. 职业教育谈[J]. 教育与职业,1917(3).
- [7] 黄炎培. 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J]. 教育杂志,1917,9(1).
- [8] 黄炎培. 宣言书[J]. 教育与职业,1917(1).
- [9] 黄炎培. 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现的新生命[N]. 人民日报,1949-10-15.
- [10] 黄炎培. 东西两大教育不同之根本谈[J]. 教育研究,1916(27).
- [11] 黄炎培. 从困勉中得来[J]. 国讯旬刊,1941(268).
- [12] 黄炎培. 职业教育该怎么办[J]. 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刊. 1933.
- [13] 黄炎培. 今后中华民众教育的方针[J]. 国讯,1943(355).
- [14] 黄炎培. 我来整理整理职业教育的理论与方法[J]. 教育与职业,1929(100).
- [15] 温家宝. 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中国教育报,2005-11-14.
- [16] 中华职业教育社. 黄炎培教育文选[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236.

责任编辑 张颖超

Huang Yanpei's Views 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Cao Hua-q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well-known modern Chinese educator Huang Yanpei dedicated much of his life to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roughout his life developed his view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He criticized the education at that time was against the social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believed that education must develop individual talents, intelligence and emotions in an all-round harmonious way so as to ensure all social members shar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work together to push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Huang's views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are based on reality with the ai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the nation and the society. It is enlightening to the new rural development, intermediate education reform, talents training waste etc.

Key words: Huang Yanpei; view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dividual development; nation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